

第一幕

人物：日野左卫门	四十岁
阿兼（其妻子）	三十六岁
松若（其儿子。出家后，起名唯圆）	十一岁
亲鸾	六十一岁
慈圆（其弟子）	六十岁
良宽（其弟子）	二十七岁

第一场

日野左卫门家。

火炉放在屋内的中央，周围是坐垫。房梁上挂着长矛，墙上挂着铁管枪、斗笠和蓑衣。舞台靠右有一扇门。门外的小广场连接着一条通道。洼地积雪深深。

阿 兼 （在炉边缝衣裳）好不容易才缝到这儿，再有个四五天就能缝完了。再不快缝，眼瞅着就到新年了。松若明年十二岁，快点长大吧，我真想把他拽大了。（稍息）可最近的左卫门吊儿郎当，他怎么了？越来越不像话。在家乡的时候，他根本不是这个样子，真叫人担心。（窗外风雪刮过）今天他发着火到吉助家去了，别惹麻烦就好。（站起来，来开窗看天）

啊，真冷！（发抖）雪还下。（关好窗，走到炉旁，捅了一下火。手搭在炉的围栏上）松若今儿真晚。天这么冷，早点儿回来该多好啊。（环视四周）天黑了。
（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盏灯笼，点上火放下，照亮佛坛。合掌拜佛）

松 若 （出场。脸色很坏。穿着肥大的和服开门），妈，我回来了。（把包袱和练习本一扔）啊啊，真冷、真冷啊。（嘴往双手里哈热气）

阿 兼 回来了。冷吧，快进屋。今天回来真晚。

松 若 （走到炉旁）师傅家请客吃饭，把大家都叫去了，所以晚了。

阿 兼 是吗。这可是好事，你对人家要讲礼貌啊。

松 若 是啊。我的誉写得是“松”。

阿 兼 啊，真棒。让我看看练习本，上次你写的还得的是“竹”。（从松若手里拿来练习本，翻开看）真是的，越来越有出息了，进步很大呀。字写得再细心点儿就更好了，这都是你认真练出来的结果。（用手摸松若的头）

松 若 吉助和这个吉也都是“梅”。

阿 兼 这孩子淘气犯懒，不用功。（片刻）啊，你站起来一下。（松若站起，阿兼用尺子给他量身材）三寸五分，得收短点儿。这可是你的和服，多合身呀。新年你就穿这个到师傅那儿拜年去。

松 若 新年什么时候到？

阿 兼 你再睡个十二天，新年就来了。

松 若 我爸呢？

阿 兼 你爸去吉助家了，这就回来。

松 若 吉助家的吉也欺负我。今天练习课回来的时候，他

们一伙儿人都说我的坏话。

阿 兼 什么？说你的坏话，他们还欺负你？真的？

松 若 他们说我爸是闯江湖的，是欺诈百姓，杀生的恶棍。

阿 兼 啊！(脸灰暗着)居然这么说？

松 若 哦。他们找茬儿，说什么我爸被欺负了，我得欺负你。

阿 兼 这世道可真有专干坏事的人。没事儿，我去跟师傅说。

松 若 你别。我跟师傅说过一次，可回家的路上反倒更遭欺负。(可怜的样子)他们都把我推进田里去了。

阿 兼 啊？他们竟敢干出这么过分的事？你别担心，我马上给你弄好这事。

松 若 (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盘子，放上干柿子拿着)嘿。我吃这个。这是妈秋天一直晾干的柿子。

(松若吃柿子。他环顾四周，走到佛坛前站住不动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佛像。然后坐下，双手试着合掌拜佛。过一会儿，他在佛坛前的小桌上找书，拿出一本画册，在炉边好奇地翻着)

阿 兼 (上场。用围裙擦手)好吃吧。(片刻)你看什么呢？

松 若 哦。好吃。(热心看画册)

阿 兼 乘这工夫，我再多缝几针吧。(炉边缝和服，手中细心地动着针线。两人沉默一时)

松 若 妈。这是什么画？

阿 兼 (停住针)让我看。这个，这个叫释迦的大佛去世的时候的画。(继续缝衣)

松 若 是么？这么多穿着道袍的和尚还在他的身边哭啊。

阿 兼 大家全是他的弟子。这都是因为这位了不起的师父去世了。

松 若 哦，这儿有猴子、蛇，还有鸽子。它们都哭了。这是为啥？

阿 兼 释迦是慈悲很深的人，他也爱戴动物。爱戴自己的人死了，动物们也哭了。

松 若 哦。（思考）

左卫门 （上场。身着猎装。肩扛猎枪，腰间挂着两三只野鸟）我回来了。这天真他妈的冷。

阿 兼 你回来了。我们都等着呢。冷吧？还下雪么？（迎至大门）

左卫门 好大的雪，把这边的路全堵了。（禅掉身上的雪）

松 若 爸回来了。（行鞠躬礼）

左卫门 哦。（摸了摸松若的头）今天对你师傅也这样规矩吧？

松 若 是的，您这都知道了。

左卫门 我到吉助家问了他孩子。

阿 兼 这事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？（把猎枪挂在墙上，收拾猎物）

左卫门 太不顺了，今天算倒霉透顶。我一大早就进了山，转来转去才打了三只野鸡。后来顺便到了吉助家，这家伙真狡猾，我态度一硬，他就流泪，好像非要给你磕头下跪不可。这时我的心肠要是一软，准得遭殃，这周围的老百姓都不是他的对手。（穿上和服，凑到炉旁）

阿 兼 那么，到底怎么了？

左卫门 我先对他说，过年以前不付钱，我就不客气了，按早就想好了的办。这么一说，吉助的脸变得铁青。他妈纠缠着他不放，闹得吉也在一边大哭。

阿 兼 那多可怜哪？你再等等。他家确实很为难呀。

左卫门 不简单。我从心眼里讨厌那个吉助。他骨子里坏，还爱奉承人。这个春天，他硬把人家的地界挤小了，旁若无人。

阿 兼 他坏是坏，不过他这么干，恐怕也是太难的缘故吧。

左卫门 他难？咱家不也难么？自打搬家到了这儿，恶运不断，用积蓄买的田被洪水冲了，松若又病，就没一天好日子过。如果对人心肠好了，就没个头。我不是只说吉助，这片儿的老百姓都这样。我有时也自暴自弃，恨世上所有的人。

阿 兼 不管怎样，先过个平安年吧。干事粗暴易结仇，到时你连觉都睡不好。有人说，挨别人的数叨能睡着觉，数叨别人难入眠。（片刻）该吃饭了。（从后门退场）

左卫门 松若，你刚才一直在看这么？

松 若 我妈的画册。放在佛坛前边的桌子上了。这里面有好多画，有宫殿、寺院，还有鬼拉着火的车的画，另外……

左卫门 啊。这不是那个《地狱极乐入门》么？

松 若 地狱极乐？我懂。行善的人死后去极乐，做恶的人死后下地狱。不过，这是真的么？

左卫门 不对。全是瞎话。人家这么说是为了告诫。（略思索）如果真有这么回事，那也只有地狱，哈哈……

松 若 你看这儿，好多小孩在河边累石头，这石头又让鬼用金棒子毁了。这是什么？

左卫门 （阴沉着脸）这叫“夺命的河原”。孩子死了，都得去那地方。

松 若 我死了，也去“夺命的河原”？

左卫门 都是瞎话，是我编的。（看松若的脸）别再看这画册

啦。

松 若 这画册挺有意思的。

左卫门 不行。这不是给孩子看的東西。（从松若手里拿回画册）这天冷，你快睡去吧。别招风感冒。

松 若 我不困。

阿 兼 （上场。在双层饭盒上放着酒壶端到左卫门跟前）让你久等了。饿得慌了？喝吧。（拿酒壶）

左卫门 （拿起小酒盅让阿兼斟上，开喝）阿兼，我原本不愿干过分的事。小时候瞧别人打架，我的心都直跳。就这样，被主子看不起，甩了。变成个流浪汉，到这边来了。所以，我明白世上坏心眼儿的人不计其数。世人都是恶人。信赖都出卖掉了。心善的人倒邪霉，难度世啊。我要嘲笑这个世道。对人温顺也是性格上的弱点，我非要克服这一点不可。面对再过分的事，我必须炼成一个忍耐得住的心。我正驯服我自己对付过分事。

阿 兼 啊，天下哪有驯服自己的人？自己不积善心，反倒费劲要变恶。

左卫门 （边喝边说）我想变个恶人给你看看。我真想扒下那些装善的脸皮，他们都是撒谎的家伙。我有时就这么想。是死，还是当盗当贼？反正这世上就这么两种度世法。要活就得吃，不和人争又想吃，那只有当乞丐。如果这世上的人都通情达理的话，乞丐的日子就会最舒服。可是，你讨厌的人要像对狗一样把吃的扔给你，然后再用可怜你的目光看着你，于是你就吃这口剩饭活着。这种活法最痛苦了。这世上的人都是一路货色。要是乞丐都作不成，干脆去花力气抢，多舒服啊。早晚得与人有一争，比起

摆出一副和善的面孔认为自己是仁慈大悲，用个虚伪的面罩还不如就挑明了说，我是恶人。不然的话，要么讨饭，要么满腔怒火死去。可我和死还没缘，必须变得的很强，可我又心软，得锻炼出强劲来。今天在吉助家看他妈哭的时候，我也不自在了。我暗地在心里骂自己：他妈的，你变强点儿。想变恶，我怎么着都能变恶，变成恶棍！（喝酒）

阿 兼 哎。没人像你这样一概而论。你别在松若面前说这件事。就好像当爹的在孩子面前说，你给我当小偷去。你这个人根本就变不成恶人。你根儿软，待人温柔，性格善良。是不是？

左卫门 不。我不想觉得我性格善良。要是善人，干吗不讨饭呢？不，为啥不死呢？所有的人都撒谎，人都是披着撒谎的皮。你难道听不懂我说的道理么？（逐渐兴奋起来）

阿 兼 我明白你的心情。

左卫门 我可不能变得心软。到这儿来越来越穷，就是因为我心软。人家看我是玩蛋了的武士，不明这里的情况，就给我谁都知道要亏的买卖做，挤窄咱们的耕田，借钱不还。到如今，非当乞丐不可了。一家三口不得已，要到心里最讨厌最讨厌的人家门前哀求。我看你和松若太可怜，所以现在不牢靠，往后更会穷途没路。不管怎样，人不能心软。（大口喝酒）

阿 兼 （担心的样子）别喝酒了。越喝，你越撒野了。我真的替你担心啊。左邻右舍没有说你好话的，今天也如此。（声音放低）听松若说，吉也挑唆别的孩子欺负松若，这都是因为你的脾气暴。

左卫门 你说什么，说我是原因？

阿 兼 他们说松若的爹是杀生、欺负百姓的坏蛋，他欺负了我的爹，所以得揍松若。他们找茬儿，把松若从路旁推进沟里了。

左卫门 敢干这种事？这帮坏家伙。我告师傅去。

阿 兼 已经告了。可在回来的时候，松若受的欺负更厉害了。

左卫门 （大怒）吉也这个王八蛋。你这么干，我也有招儿。明天到吉助家，我非叫他服了不可。

阿 兼 你要是干这么粗暴的事，对松若反而不好。还是静下心来，多怜爱一下百姓吧，这对你比什么都好啊。别跟人家叫劲，按你生来具有的品性办事不好么？

左卫门 这么下去，睁着眼睛只能看见这个家被毁掉。即使对人和气了，对方也不会正经理你，这世道压根儿就没有造出这号人。要是对人 and 气的话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非得站到你讨厌的人的家门口不可，你有这份觉悟吗？我天生就得不到巧妙生活的本领，这个本领不经过多次的磨练，我就无法生活，我就养不了妻子，也不能防御外来的侮辱。（心发慌）我必须养成能够忍耐恶的刚强性格，托你的福，我好像变恶了。过去，人家骂了我是恶人，我特往心里去，夜里失眠。可现在，人家再骂，我无所谓。不，我觉得被骂也挺舒服。我变得刚强啦。原来用猎枪打鸟打野兽，我都不愿意，可现在跟没事儿人一样。

（喝酒）

阿 兼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。你已经是后来出生的人啦，别再打猎了。我从心眼里讨厌杀生的人，不打猎也不是活不下去。

左卫门 一开始，不情愿，可到了现在，觉得太有意思了，我

停不下来。对面的树上有一只，那是属于我的，一想到此，我马上会感到一种获胜的愉快。杀它放活它，都随我的心愿嘛。噗嗤，掉下~~来~~；我拿起来一看，翅膀上沾着血，还是温的呢！它赶巧被打中了翅膀，噗嗤嗤地掉下，有时它还活着，这个时候，我不愿看它受长时间的苦，就拧断脖子，解决它算了。

阿 兼 这样的话，我不要听，你别说了。我妈妈在世的时候，她是多么讨厌杀生啊，因为她是信仰非常深的人。我们从小就受妈妈的管教，所以从心里讨厌杀生。你在院子里杀鸡的时候，没有比鸡的惨叫声更叫人讨厌的事了。（稍看一眼松若）我发觉松若这么软弱，好像是从你开始杀生以后变的。

左卫门 哪里会有这种荒唐的事！我对你的迷信真是听腻了。

阿 兼 你连一点信仰的心都没有，至少在一早一晚，你也做一回礼呀。我们的参拜，哪怕怠慢一回，都会觉得心里难受，真让人担心归宿啊，正因如此，我们没有好运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左卫门 拜佛也没用。我跟佛像面对面坐下都觉得别扭。（稍候）今晚真怪，一点也不醉，都是你老说背幸的话。我更醉一些才行。（继续喝了两三杯酒）

阿 兼 别乱喝。（担心地看着左卫门，沉默片刻）我心里真没底。（窗外掠过暴风的声音）好大的雪呀。

（左卫门用酒盅一点点地喝酒，阿兼陷入沉思，松若在阅读。亲鸾、慈圆、良宽，从舞台的右边上台。墨黑色的衣服、僧侣专用的方盒子，脚上穿的是草鞋，手里拿着拐杖。他们的斗笠上积着白雪）

慈 圆 这雪下得真大。

良 宽 好像越下越大呀。

慈 圆 师父，你看上去已经很疲劳了。

良 宽 衣服的袖口都结了冰，真冷。

亲 鸾 天已经黑了很久。

慈 圆 大雪都把道路堵住了。

良 宽 我没劲走路了。

亲 鸾 那就让我们在这附近住下。

慈 圆 向这家人乞求一夜的住宿吧。

良 宽 这里好像看不见别的人家。（上前敲门）有人么？有人么？

松 若 （侧耳细听）爸，有人敲门。

阿 兼 是风的声音吧？

左卫门 这么大的雪，可别出去呦。

松 若 知道了。可外头确实有人敲门。

良 宽 （使劲敲门）有人么？拜托啦、拜托你们啦。

阿 兼 （侧耳细听）的确有人在敲门，好像是人的声音。
（走出院子，打开门）谁呀？（看见三位僧侣）你们有什么事么？
（松若在母亲的身后，好奇地看着。）

良 宽 我们是赶路的僧侣，在这大风雪中很难走，真不好意思，能让我们在这里住一夜么？

阿 兼 这可真有些为难。再往前走十户，就有旅店了。

慈 圆 我们拿着托钵去化缘，身上分文没有。

良 宽 不管什么地方，只要能睡觉就行。

阿 兼 是么？（仔细打量三位僧侣）那让我跟丈夫商量一下。外面很冷，请到屋子里面来，取个暖吧。

左卫门 阿兼，怎么了？

阿 兼 他们是赶路的和尚，三个人。雪地难走，想在这里住一夜。没有钱，住不起旅店。

（三个和尚进门后，站在院子里）

左卫门 （不高兴的样子）尽管是好不容易来的，但还是拒绝了吧。

阿 兼 可他们是在难处，让他们住下不好么？

左卫门 不行，不能住。

阿 兼 有什么不行的？又不添麻烦。他们不就是出家人么？

左卫门 不行！（声音发野）正因为他们是和尚，才不能住下。我最讨厌和尚，在这世上最讨厌他们。

阿 兼 这么说太失礼了。（小声对慈圆说）他喝醉了，你别在意。

慈 圆 （对左卫门）睡哪儿都行，就让我们今晚留住一夜吧。

左卫门 我不答应。

良 宽 在屋崖下也行呀。

左卫门 你真烦人。

慈 圆 师父，怎么办？

亲 鸾 我来求他试试看。（对左卫门）给你添了麻烦，也出了一个难题，不过，难道就不能请你让我们在屋崖下只留住一夜么。

左卫门 你就是师父。（发出冷笑）原来如此。你的面孔倒是一副感谢人的样子，可真不凑巧，我这个人就是讨厌和尚。就像对虫子喜欢不起来一样。

亲 鸾 我知道你想哄我们走。但你没有怜惜之心让我们住一夜么？

左卫门 怜惜你们，别想。你们的身份真叫人羡慕呀。世上的人都尊敬你们，死了，还会去极乐世界。听说你

们只会做善事，可我只会干坏事，咱们不是一路人啊。

亲 鸾 不对。干坏事的是私人。

左卫门 （不听亲鸾所说）你们的说教多值得感谢呀，托你们的洪福，这世上的恶人都消声灭迹了。你们教导我们，要施舍、要供养，这样做，罪孽就会根除，所以大家都愿意把大米和金钱拿给你们，寺院就会繁荣，光坐着也能过好日子。做了善事，就能去死后极乐，这当然值得感谢，可惜的是，这人世间化了工夫偏让你不能做善事。大家去看看极乐还可以，哈哈……

亲 鸾 你这么说，是对的。

左卫门 你们可真伟大！读难念的经，而且还执行经书上的指令，不杀生、不吃肉、不娶妻，完全像一个活佛。内心里既不诅咒别人，见女人也不起色情，连肮脏的梦你们都不做，真是了不得！让这么伟大的人住到我这号人的家里真是过意不去啊。

亲 鸾 哪里的话，我决不是你说的那号清白澄明的人。

左卫门 我今天一大早也杀了生，还跟人吵了架，后来又喝了酒，现在又跟你们……

阿 兼 左卫门。你怎么连礼貌都不讲？让旁边听的人怎么听得下去？（红着脸，对亲鸾）出家人，请你多多包涵。（对左卫门）你不用说那么多坏话，不用那么讽刺，不想让人家住，干脆说不行不就得了？

左卫门 所以，我一打头不就不行了么？我讨厌和尚，所以不能叫他们住下。

慈 圆 那我们两个人可以不住，但请你让我们的师父住下吧，他已经非常疲劳了。

良 宽 你看他冷得直发抖。

慈 圆 只要大雪停了，我们一早就出发。

良 宽 向你请求一夜的住宿，也是有某种因缘的考虑。

左卫门 我说不行就不行。

（外面传来暴风的声音）

慈 圆 我怎么都行，只要师父他……（含泪）

左卫门 可我最讨厌你的师父，尤其教人伪善的人最叫人讨厌。我是恶人，可我明白恶人的事情。

亲 鸾 你发觉了很好的地方，而且跟我拥有同样的心情。

左卫门 哈哈……你能跟我像吗？

良 宽 能住下吗？

左卫门 不能。

慈 圆 那就罢休吧。不过，就让我们在炉子边上烤一下衣服吧，雨淋的衣服像冰一样很冷。

阿 兼 快请快请，请把衣服烤烤吧，我加些木炭，给你加点火。（但并没走向炉边）

左卫门 （拦她）别管闲事。（声音发野）你们这帮人真不知好歹，刚才我说了那么多，你们还不明白？叫人生气，这群伪善者、厚脸皮的家伙。

阿 兼 左卫门、左卫门。

左卫门 （对亲鸾）赶快给我出去。你这个要饭和尚。（用力推亲鸾）

慈 圆 你也太失礼啦。

良 宽 别对师父动手。

左卫门 滚出去。（推搡良宽）

良 宽 你要干吗？（手拿拐杖）

左卫门 要打架吗？（夺下亲鸾的拐杖高举）

亲 鸾 良宽，别撒野。

（亲鸾跨入两人之间，左卫门打亲鸾，拐杖触到斗篷的崖上）

慈 圆 师父，你快起开。（拦住左卫门）

松 若 爹、爹。（在周围转）

阿 兼 （脸铁青）左卫门、左卫门。（从身后抱住左卫门）

左卫门 你放手。找打呀。

松 若 爹、爹。（抓住左卫门哭）

阿 兼 （奔到外面，为虚弱的亲鸾揉）你痛了吧？请原谅他。我可怎么办，你没有受伤吗？

亲 鸾 你别担心，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很纯的人。

慈 圆 这太过分了。

良 宽 （含泪）师父，我太无能了。

第二场

（舞台和第一场一样。深夜，家中有左卫门、阿兼、松若三人，枕头并排就寝。在门外，亲鸾枕着石头睡着了。良宽和慈圆在雪地里说话）

良宽 风小了，可更觉得发冷。

慈圆 脚尖像被切碎了一样。（稍候）师父已经休息了吗？

良宽 刚才还在念佛，现在好像累了，睡下了。

慈圆 真能如此安稳地睡觉。

良宽 你看看师父的睡相，多从容啊。

慈圆 所谓活着的佛，说的就是师父这样的人吧。

良宽 我只能是一个修行僧。（看到雪落在亲鸾的脸上，于是用自己的衣服遮挡）

慈圆 真是辛苦啊。

良宽 我年轻，没关系，可师父和你也许很累，不动筋骨

还好，（用手摸亲鸾的身体）真冷，都冻起来了。

慈 圆 这家的媳妇靠着炉边睡得倒是暖和。

良 宽 这家的男人太过分了，尽管是酒后的话。

慈 圆 就是的，借给我们一个屋崖，难道不行吗？

良 宽 我一直徒步修行，遇到今天这种事还是头一回。

慈 圆 还打师父。

良 宽 我当时真要发火了，谁能管我，要不是师父制止，我早跟他干起来了。

慈 圆 你的火气盛，还行啊。（稍候）真佩服师父的忍耐力，我跟他翻山越岭，走过大雪封山的山道，一直修行，碰到了不知多少的苦难，有一回差点饿死，在山里还被强盗抢劫过。走过无人险境的时候，师父的腿绊倒在岩石上，布袜子都变红了，被血浸的。

良 宽 在京都的时候，也没有给过他草鞋。

慈 圆 那时都用轿子抬，总有许多弟子跟着他，后来上面给治了罪，判他流放，那苦难真不是能用语言表达的呀。

良 宽 你从那个时候起，就已经寸步不离地跟随了师父。

慈 圆 我一直到死都跟随师父。在京都的时候，他对我有过大恩，想起他的慈悲，不管多大的灾难，我都不会离开他。

良 宽 真对！（稍候）我恨比睿山和奈良的僧侣。对这样一位至尊的圣人，为啥要歪曲事实，偏要封杀他呢？我对那时的京都骚乱真不能忍受。

慈 圆 想起那时的事情，真难过。优秀的弟子们，有的被砍头、有的被流放，那么多相互敬爱的人都被迫分离。我一直到今天都不能忘记的是师父与法然大师的分别。

良 宽 这真令人叹惜。

慈 圆 这是因为他们互敬互爱的缘故。师父在小松谷的禅室里告辞的时候，法然大师在桌前坐着，一直念佛。师父哭出声来，因为他们彼此知道从今以后很难在土佐国和越后国再会了。那时法然圣人已经到了年近八十的高龄。

良 宽 法然大师是怎么说的呢？（含泪）

慈 圆 亲鸾啊，你别哭。让我们只用念佛来告别吧。到了净土，我们再见。到那时，让我们都成为美丽的佛陀吧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
良 宽 从此就分别了吗？

慈 圆 我忘不了。那是承元元年三月十六日、京都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。同一天，法然大师去了土佐，师父向着北国出发了。

良 宽 法然大师现在怎么样？

慈 圆 已经去世了。这个消息是我们走到上野国的时候知道的，当时师父倒在路旁，失声痛哭。

良 宽 这真是生死之别。

慈 圆 是啊。（用衣袖擦眼泪）

（两人沉默片刻。）

良 宽 还不天亮呀。

慈 圆 刚过了午夜。

良 宽 这么冷，没法睡着。

慈 圆 你不睡，明天的路上会疲劳的。

良 宽 那就睡一会吧。

（两人横躺着，闭上眼睛）

左卫门 （发出难受的声音）呜……呜……

阿 兼 （起身）左卫门，左卫门。（喊醒左卫门）

左卫门 （睁开眼）啊，这是做梦吗？（看四周，发呆）

阿 兼 你怎么了？难受得直出声！

左卫门 我做噩梦了。

阿 兼 我没怎么睡，正打盹的时候，你突然发出怪声，吓了我一跳。

左卫门 哦。（沉思）

阿 兼 我觉得不善。你一睁开眼瞧我的时候，那表情可恐怖了。

左卫门 与其说恐怖，还不如说可怕，真是噩梦，好像是为了回答灵魂底层那样。（一副认真的面孔，回忆自己的梦）

阿 兼 什么梦？你跟我说说，我也有点挂心。

左卫门 （坐在床上）我梦见我杀了鸡，在一个小竹林的背阴地里，到处都滚着原木，我一只脚站在上面，一只手狠打鸡的两个翅膀和脑袋，然后一根一根地拔鸡的尾巴和身上的鸡毛。那鸡好像很疼，每拔它一根毛，鸡的腿就一抽抽。我让它的脑袋一个劲地打转，被拧的鸡头连叫都叫不出来。看着看着，从鸡身到胸脯，那黄不~~邈邈~~的鸡皮疙瘩就露了出来。鸡毛挨拔时的那副丑态，像是嘲讽谁，又像是很残酷的感觉。

阿 兼 真讨厌，因为你平时老杀鸡，所以才会做这种梦。

左卫门 可这回不一样，我偏想拔掉那个鸡翅。我揪住一个鸡翅和一个鸡腿，用力在地上摔，可翅膀太大，骨头太小，轻轻拔还拔不下来，每拔一回，鸡就会发出悲鸣。

阿 兼 我看没有比这个悲鸣更难听的声音了，你杀了它以后再拔鸡翅才对。